

楚

寶

楚寶卷二十四

明 梁谿高世恭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史象衡較訂

孝友

尹伯奇

尹伯奇周內史吉甫之子也。母死，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邽，乃譖伯奇於吉甫。曰：伯奇見妾美色，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安有此也。妻曰：試置空屋

中君登樓察之後妻乃取毒蜂緣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之於野伯奇乃集芰荷以爲衣採梓花以爲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於是援琴鼓之而作操曰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吾心兮聽讒言猷息別離兮摧肺肝何辜天兮遭斯愆痛沒不同兮恩有偏誰能流顧兮知我冤會吉甫從宣王出遊伯奇乃歌以動宣王宣王聞之曰此放子辭也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

揚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

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之美藥思惟養  
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  
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顏氏家訓曰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  
子合得終于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會參婦  
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  
亦謂人曰我不及會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  
此等足以爲戒其後假繼慘雲孤遺離間骨肉傷  
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

棄疾

棄疾者楚令尹子南之子也。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環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旣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

楚  
也。遂。縊。而。死。  
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

聖。楷。曰。棄。疾。者。楚。令。尹。子。南。之。子。也。康。王。欲。討。子。南。而。三。泣。其。子。知。其。子。之。必。死。也。棄。疾。不。洩。君。命。而。與。殺。其。父。亦。知。其。父。之。必。死。也。父。子。俱。死。君。臣。始。安。楚。雖。伯。國。大。義。凜。然。若。此。後。世。之。爲。人。臣。爲。人。子。者。一。處。嫌。疑。之。際。輒。多。決。裂。之。行。甚。至。鋒。加。元。首。刃。出。於。腹。可。勝。道。哉。眉。山。論。武。庚。所。以。有。取。于。棄。疾。也。

伍尚

伍尚伍奢之子爲楚棠邑宰初平王在蔡生太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玉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而使太子建居于城父旣又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蒞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

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崇君尚謂其弟負曰爾適吳我將趨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趨奔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負如吳

聖楷按今應天江浦縣卽楚崇邑地輿地廣記云伍尚爲崇邑宰多惠政民稱崇君



石奢

石奢者楚昭王士也其爲人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庭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庭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廢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鉄鎖刎頸而死于庭中

聖楷曰石奢身爲士而父殺人于庭此時惟有一  
死可以贖父金法更無他路可悉故奢一則曰以  
父成政不孝再則曰不私其父非孝古人看孝字  
如此分明委曲一片苦心豈徒悻悻而死也說者  
乃欲引舜之事以相例固哉按大史公循吏傳  
云石奢爲楚昭王相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  
有殺人者云云今從新序

莊善

莊善者楚人也。白公之難，善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輕死乎？」遂辭而行。北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懼何？不反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

聖楷曰：莊善三廢車中，非懼死也。懼其母之不終養也。此刻剛腸，何止寸斷，使少一轉念，便不能爲。

楚寶

殺身成仁之事故曰懼者吞私也壯矣哉

申鳴

申鳴者楚士也。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爲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難。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入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子。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

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

聖楷曰。莊善申鳴。俱以孝稱于楚。然于白公之難。一則不顧其母。一則不顧其父。何哉。蓋旣以君之祿養母。卽不得以君之身事母。旣以父之命事君。

卽不得以父之身背君。古人忠孝兩路十字分明。故不徒奉養孺慕爲孝。而以盡忠死節爲孝也。如以奉養孺慕爲孝。則必以蒲伏選懦爲忠。不幸而逆鱗犯難。又安得有剖心碎首之臣乎。此王遵所以叱馭于九折坂。而周處決一死以西征也。

申喜

申喜者楚人也。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

淮南子曰。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高誘注云。申喜楚人。聖楷按風俗通引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拜長跪。



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內○  
親○同○年○會○遇○乎○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  
母○此○事○與○申○喜○畧○相○類○當○其○未○得○則○悲○既○得○則○喜○  
必○有○一○種○痛○切○之○情○與○之○相○感○而○非○旁○觀○所○能○喻○  
者○豈○得○等○于○道○路○之○人○而○遽○爲○定○省○乎○應○劭○以○爲○  
愆○禮○否○所○未○解○

古初

古初長沙義士也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下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俄而火滅時鄧惲遷長沙太守聞其事甄異之以爲首舉

聖楷按鄧惲字君章汝南人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因上書諫王莽莽怒繫獄會赦得出乃與同羈鄭赦南遁葬梧旣而辭敎客居江夏教授羈舉孝廉爲上東城門侯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闔不開帝命從者

見。而。干。門。開。憚。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從。東。  
中。門。入。明。日。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復。令。帳。授。皇。  
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太。子。不。自。安。憚。  
亦。遷。長。沙。太。守。後。坐。事。免。劓。以。病。卒。事。詳。後。漢。書。  
今。長。沙。府。志。不。載。

孟宗

孟宗字恭武江夏人也後避皓字改名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襦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爲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爲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

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未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亾，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益優之也。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至司空卒。

吳主孫權傳，嘉禾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

空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  
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空以義斷恩也前故設  
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  
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  
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  
務令得中詳爲節度顧譚議以爲奔喪立科輕則  
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  
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  
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爲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

不得知此。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爲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開憂不奔之恥。不計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臣。焉得兼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

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權  
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爲比因此遂絕  
孟宗別傳曰孟宗爲光祿勳大會宗先少酒偶有  
強者飲之一盃便吐傳詔司察宗吐麥飯察者以  
聞上乃歎曰至德清純如此  
聖楷按孟宗於孫休永安五年冬始以光祿勳爲  
御史大夫孫皓寶鼎三年春爲司空建衡三年冬  
卒又別傳云嘗爲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  
故時人之生以孟爲名



庾黔婁

庾黔婁字子貞，父易，自耕野徙居江陵。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蚪宗測並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西平行參軍，出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獸暴，黔婁至，獸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

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中。」至月末及晦，而易亾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卽位，將起之，鎮軍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闋除西臺尚書儀曹郎。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屬。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爲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

曲皆敬黔婁身營殯殮攜持喪柩歸鄉里東宮建以  
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  
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爲太子講五  
經義遷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

聖楷曰庾黔婁高士之子也性復純孝故爾鬻指  
心痛上感北辰流虹鑄玉斯其著矣若夫猛獸表  
治縣之績篋書高幕府之風以視巢許豈有間乎  
卽使於陵肩吾徐步庭帷笙簧文苑未見其難爲  
兄也

韓係伯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隣居種桑，樹於界土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以壽終。聖楷曰：韓係伯，謹孝人也。念桑陰之妨地，輒受侵而不悔，是不獨以界讓其隣，而且以炤臨讓天雨露讓地矣。大哉孝乎！夫一樹桑之微，而至于動襄俗之慚愧，補美地之有憾。若使居高臨下，永言孝。

凌雲一笑爲多事也。思其德教寧有旣哉。彼王漸之請門高誦張融之。

柳霞

柳霞字子昇其先河東解人曾祖卓晉汝南太守始  
自本隄徙居襄陽霞幼而爽邁篤好文學動合規矩  
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大尉  
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  
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  
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宦位當復及吾特  
空勉厲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霞時年  
十二以民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試

造左右踐霞衣，祿欲親其舉，帶霞徐步，袖前曾不顧。盼除尙書工部郎，謝舉時爲僕射，引霞與語，深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歷仕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爵開喜縣公。及蕭督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歸於魏，霞乃辭督曰：陛下中興，難運龍飛，舊業臣昔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金以位望隆重，遂家於金陵，唯得先臣獨守墳，栢常誠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瞻

隨變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矜鑒亮臣此心誓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太祖世宗頗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管殂霞舉哀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授霍州刺史霞導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之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大和中卒時年七十二霞有志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襄陽奔赴六日而到哀感行路毀瘵殆不可識後奉喪泝江西颺中流風



起舟中之人相顧失色。覆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浪止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病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霞應聲卽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畧無喜愠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誡。薄葬其子等。並奉行之。有子子靖。莊辰知名。

尚書贊曰。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春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樂願

樂願南史作願之字文德其先南陽涅陽人世居南  
魏少而言行和謹仕爲京府叅軍父在郢州病亡願  
忽思父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願便徒跣  
號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  
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齧被至碎恐母之哀  
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  
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願爲設食枯魚菜菹而已  
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

之曰卿過於茅李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治中卒  
弟預亦孝父臨人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兵預悲  
感問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驛騎錄事隆昌末預  
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  
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  
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納之建武中爲永世令民  
懷其德卒官時有一老姬行擔櫛菽葉將詣市聞預  
死棄擔號泣

南齊書曰馬門解仲恭亦僑居南隄家行敦睦得

繼毫財利輒與兄弟平分。母病經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病。母卽差。至今江陵人猶有識此藤者。按此事原載本傳後。似不倫。故附記之。又南史作解叔謙。其叙丁公藤亦不同。

雙泰貞

雙泰貞徐州人南宋時沈攸之攻郢城招集才力之士泰貞召不肯來攸之遣十人被甲追之泰貞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走入巒追者至掠其母去泰貞聞之乃自縊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長

聖楷曰雙泰貞以才力著稱而不肯受召其人必有超于才力之外者觀其射殺數人將母不獲而後以其身來歸豈一萬錢一隊長可得而動其心

哉○嗟○乎○英○傑○處○亂○世○往○往○不○幸○失○身○於○人○如○徐○庶○  
之○依○曹○而○終○沉○淪○于○下○位○亦○足○悲○矣

孫晉濟

孫晉濟長沙臨湘人南齊時居喪未葬鄰火將及舍  
晉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炙將絕  
累日乃蘇

聖○措○曰○孝○子○之○事○其○親○也○頂○踵○可○捐○水○火○可○蹈○未  
有○親○在○焚○灼○之○中○而○不○以○身○赴○之○者○孫○晉○濟○與○義  
士○古○初○同○一○里○巷○聞○風○興○感○致○其○中○痛○豈○有○他○念  
哉○乃○後○世○忍○人○以○割○股○割○肝○爲○苦○孝○禁○行○旌○表○是  
使○血○誠○之○子○不○及○羊○身○僞○之○兒○等○于○曾○閔○天○經

楚質

地義於斯，我滅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王玄紹

王玄紹江陵人與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友愛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體魁梧爲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北齊顏之推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裙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

不能不少衰也。又曰：兄弟之際，異于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寒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婢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聖楷曰：玄紹事畧見顏氏家訓，兄弟篇中。故併錄其一二刺骨語，俾薄於兄弟者一究闕之。

力僧護

力僧護江陵人。父力昌死，其母欲追薦之，乞貨護時五歲，謂母曰：「何不將兒賣以易錢？」母乃嚶咽抱市鬻。錢薦之，母後憶子目盲，僧護隨客之蜀，念母痛死者數，後還江陵，尋母得見，齋戒叩禱，以水嗽口爲母舐其目，復明。

聖楷曰：仲尼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生者不傷則死者亦逸矣。力僧護衰經遺孩，何知禮教其母感於追薦之說而忍鬻其子，故僧護亦勸。

于愛父之誠而頓捨其軀使死者有知其能不  
懼于泉壤乎厥後母既喪明而曾護來歸未必非  
天道也

尹忬

尹忬字守忠，襄陽人。父嗣宗，居喪踰禮。唐貞觀中，特蒙旌辟，結廬墳側，若將終焉。忬時年十三，竭方祿，訟勤苦，備養父疾，篤忬不解衣。歷年形貌頽瘠，幾至隕滅。父卒，廬墓負土成墳，朝夕號慟。有紫芝產墓側，州將楊洪武奏忬誠信著于鄉間，淳孝通于幽顯。龍朔中，刺史封道洪，攷其間爲南陔里，張柬之爲記。子慕先，字冬筠，孫仁恕，字南金，皆有孝行，被旌表。

聖楷曰：尹忬四世皆以孝聞，紫芝之瑞，非偶然也。

至今襄陽城東南有孝義井相傳爲尹忬孝子故  
宅中井庶幾南陔之咏想見伊人

龐天祐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謁之父年八十有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封墳結廬其側晝夜哀號不絕知府陳堯咨親往致奠上其事詔旌表門閭天祐家無儋石儲居委巷中堯咨爲徙里門之右

聖楷曰宋史稱太祖太宗以來子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割股割肝咸見褒賞至於數世同

居○輒○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禮○泉○甘○露○芝○草○  
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之○教○化○有○足○觀○者○噫○由○此○  
論○之○若○龐○天○祐○世○豈○無○其○人○哉○第○不○得○長○吏○如○陳○  
竟○咨○誰○爲○之○上○聞○則○亦○泯○泯○委○巷○中○耳○



陳道周

陳道周，湘潭人，少孤，事母至孝。常自進食，及饋必拜。禮無遺者。家貧，竭力奉甘旨，侍膳未徹，不敢退。非有他故，終日不離母側。母亾，旦夕哀毀，酸感行路。葬縣郭西北，廬墓所，自陶磚甃墓，舐塗滅日，成五甃。藉以衽號泣，進之已拜而退。以是爲常。邑人往觀者，日以百數，無不隕涕。如是歷四年，而塚乃成，高三尺。甃畢，道周繼亾，祔葬。母傍，鄉人哀之，爲立碑，表曰：宋孝子母墓。

聖楷曰按長沙舊志云孝子墓始爲側近豪民攘奪侵毀墓碑零落鞠爲荒草元知州王奉議下車之初首敦教化登丘覽古憐傷孝子之心亟命奪故地禁止侵犯捐俸爲之封樹孝子華表乃復舊觀至皇明萬曆乙卯歲邑侯秀水包鴻遠重修拓之因請與宋苑難縣丞李長庚金祀學宮一時歎爲盛典然其墓近在城西北委巷中易爲居民所逼漸有不保之勢可爲心惻

孫景修

孫景修，長沙人。宋咸平間舉進士，任至太常少卿。嘗撰古今家戒一書，頴濱蘇轍序之曰：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

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子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不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餽餼。」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况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

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  
致其恩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  
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此合衆父  
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  
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歛手  
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  
之特患無以祭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祭之歟雖廣  
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  
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聖楷曰孫景修丁維舉俱長沙人雖未詳其生平  
然而諄諄父母之感崇族之慮有今人所不能及  
者嘗閱漢通紀順帝永和三年九月以光祿勳長  
沙劉壽爲司徒至漢安元年十月始免夫司徒之  
位可謂尊矣在位五年可謂久矣乃考其人卒我  
我焉彼所謂高爵厚祿薰灼一時者以二公視之  
不猶腐鼠乎夫二公之書托其人以傳儻能自見  
若此若夫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又何如哉二  
書曰具載文獻通考

丁維臯

丁維臯長沙人。宋紹興末，撰皇朝百族譜四卷。周益公爲之序曰：君子之著書也，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然後可以施當今而傳來裔。昔者世系之學，蓋嘗盛矣。姓有苑，官有譜，氏族有志。朝廷以是定流品。士大夫以是通婚姻。然行之一時，其弊有不勝言者。何也？好惡害之也。是故進新門則退舊望，右膏粱則左寒賤。進而右者以爲榮，榮則夸夸則必侈；退而左者以爲辱，辱則怒怒則必怨。以侈臨怨，則生乎其時。

者悉力以逞憾。出乎其後者貪名以自欺。此正倫所以鑿杜固義府所以陷不辜而無知如崇禛者所以流涕於尚父之墓而不耻也。長沙丁公維臯宿學者儒慨然以譴牒爲任。未有聞而不求。求而不得而不錄也。日哀月聚。殆且百家。而又推其源流。條其派別。自微以至著。由遠以及近。疎戚窮達。可指諸掌。如嘗從其父兄而友其弟子也。如與之同鄉黨而接姻婭也。不亦博而知要也哉。維臯不鄙謂予使序其首。予曰。書不待序也。然維臯之意。不可以不明。蓋世臣



巨室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先烈之有貽而思保其闕  
閱也。方典未艾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將相之無端而  
思大其門閭也。至於四姓小侯重茵襲衮則知無兩  
漢敗亾之禍。勲臣勞舊傳龜襲紫則知無三世道家  
之忍。上以彰國家人物之盛。下以爲子孫昭穆之辨。  
向所謂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者不在茲乎。他  
日其得益多。其編益詳。上之太史傳之薦納。予亦將  
乞其副而寓目焉。對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或可勉  
也。

陳直齋書錄曰丁維臬百族譜僅得百二十有三家其闕遺尙多未有能續裒集者

聖楷曰醴陵丁氏固世族也其先有丁雋習春秋熟于三傳時人稱之登第十七人義聚三百口家無閒言宋祥符間詔表其門有丁公膺紹興初爲高郵尉拒金兵力戰死之朝廷旌其忠節官其子倚爲衡山令有丁公億與兄公萬避難于鄉賊得公萬縛之將就炮烙公億號呼願以身代賊義而舍之有丁仁擢進士第累崇淮蜀制幕知無爲軍

依城築堰，魏人感德，名曰丁公堰。歷官湖北漕運使，退居二十年卒。年八十四，維臯，豈卽其苗裔耶？譚牒之撰，或亦感念其家世之忠孝，而作蛟然益公序中，亦未及之。又按輿地記，醴陵縣有角鯉池。宋天聖中，丁少連侍母於此，觀魚得大鯉，命作脰。庖人驚報，魚頂生角，卽放之。盧載爲作送角鯉文，因名池。夫丁少連又何人耶？文獻不足，姑附見之。俟再攷。

周古象

周古象，斬水人。元兵下淮，被虜至薊，贊蒙古氏。既生，子未嘗喜。妻問曰：有母在，欲歸省。妻許之。囑曰：母在，當奉養，勿以妾故復來。及歸，母尚無恙。古象時年四十餘，奉養盡孝。母歿，廬墓，妻亦終身不嫁。淮西憲俞幹堯，莊爲立孝里門。

聖楷曰：古象既歸省，而終養廬墓，易未歸省而思養其母，難。古象之妻，囑古象以歸養，易。既歸養而終身不嫁，難。何以言之？當離亂時，胡越亦解和憐。

况復兒女情深惟夫兩地既絕他念易生而各不  
負其初心此卽風化之流有未易及者矣不  
幸之日有此鳳麟

劉琦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而母劉氏遭亂陷于身。琦獨事其父。稍長。思其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輒歔泣。下及冠。請於父。往求其母。過歷河。迄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於池州也。貴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父歿。又三年而母歿。終喪。猶蔬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曰孝義。

元史孝友傳曰。世言先王沒。民無善俗。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義聞者。蓋不乏焉。

身  
豈非天理民彝之存于人心者終不可泯歟上  
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復加獎勵而興起之則三  
代之治亦可以漸復矣

楚寶忠義論次

楚之忠義天性哉抑其流風使然也宋李帝潭州之  
死人以爲難不知熊湘一炬毒焰在衡山廢棄中預  
辦之矣豈待見敵而後審已哉蓋天不可逃克黃不  
恤子文之無後奉初以還奮揚惟知事建如事君又  
若包胥痛哭于秦庭子閻潔行于宗國黜王立義于  
湘州皆具疾風勁草歲寒松柏之操故爾感激志仁  
傷懷閨烈而青史相望有繇然矣嗟乎今之視替亦  
猶後之視今彼郴陽白兆之墟寧不悲乎述忠義第



十四凡二卷

忠義一

陶克黃

申公子培

喬揚

闕辛

申包胥

王孫由于

易甲

屈蘆

王子啓

習珍

廖化

應余

張悌

周該

周崎

易雄

虞惺

桓雄

韓潛

許欽寂

許欽明

李景威

忠義二

陳 遵

陳求道

范天順

張 順

李 芾

楊 震

尹 穀

邊居諒

周 鏜

劉畊孫

丁魯郎

姚 善

鄺 埜

楊 漣

石有恒

楚寶忠義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五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侄寶春較訂

忠義

闞克黃

闞克黃子文之孫楚箴尹也初子文弟司馬子良生子趙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教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感及

將死，張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卒，子闞般爲令尹，薺椒爲司馬，旣而與薺買潛鬪，般殺之，而君其位，遂處於蒸野。攻王，王滅若敖氏，戰於臬許，伯棼射王，汰斬及鼓跗，著于丁寧。又射汰斬，以貫笠，殺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時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

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子孫昭文。時爲鄖公。東萊博議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吾儒之本指也。自謀利計功之說行。雖古人之事。峻厲卓絕。表表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莫不以是心量之。其爲害豈淺哉。楚之滅若敖氏也。箴尹克黃寔其餘裔。適出使於齊。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策無先於此者矣。箴尹獨以君命爲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知義命一視死。

生者豈能之乎。謀利計功者猶曰：死地乃生地也。犯死以復君命，君必以爲輕其死而重吾命，殆將赦之以勸事君。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嗚呼！是說也，乃謀利計功者之心，初非箴尹之心也。人如箴尹，尙可以女之鼠肝蛙腹，斟量之乎。箴尹之言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由其言以觀其心，明粹端直，固可對越在天，而無愧。使有一毫覬倖之心，問之則心聲所發，必有不可掩者矣。箴尹知有君而不知有己，知就義而不知

知就生雖不免於司敗之戮必以死得其所爲幸  
固瞑目而無憾也○豈預期楚子之有哉○箴尹之心  
有如白水○吾故發之以折謀利計功者之說

春秋賞析曰春秋諸侯互爲逋逃○竅臣子有罪輒  
逃死於四方以謀宗國如賁皇在晉州犂在楚曾  
公山不狃之所羞而揚揚對壘夫安知連尹可以  
賤知罃乎○克黃獨恥逃夫執訟堅正而隨命自拘  
三有禮焉○遂令國無逋臣宗無僂鬼○寧獨子文之  
勳德乎哉○嗚呼○巫臣竊妻共集矢○伍員貫弓平鞭



尸○屈○原○沈○沙○懷○客○死○失○人○者○崩○非○虛○謬○也○今○觀○楚○  
事○而○莊○之○伯○也○固○矣

申公子培

申公子培者楚申邑宰也。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培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培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培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夫死也。」王命發平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聖稽按呂氏春秋科雉作隨兕淫云惡獸也楚莊  
王作荆哀王按哀王乃考烈王之子立二月爲質  
芻所殺故取劉向說爲是

奮揚

司馬奮揚楚城父司馬也。費無極譖太子建于平王。王信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王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春秋賞析曰：申生在內而亾，重耳在外而安。夫人  
 子豈安于去父哉？誠不遺君以殺子名斯亦小杖  
 受大杖之義也。斬祛之事，君命三宿而一宿至，  
 其與未至而先遣太子，不霄淵歟？夫咄嗟應機，慷  
 慨應召，自非知深勇沈者曷克辨此？至奉初以還，  
 不忍後命，真可動天地泣鬼神。其奈平之充耳，何  
 平於樂極，若轉團然，納嬖黜子，明闇必殺之機，而  
 獨惜伍奢之不得為奮揚也。藉揚而處奢之地，不  
 知別有機權不耶？抑待死倖命耶？夫權難預設，要

不離正若奮揚者正而能權奇之奇矣

史懷曰楚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奮揚使人執已以至王直其詞而免之可見處暴主讒臣之間亦有以持正而全者人亦何必不勉爲正哉又曰奢知無忌讒太子于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處人所難言之地不知當有許多快心妙論而以一齷語塞之安得不危身以及太子甚矣患之不可無術也

圖辛

闕辛楚大夫成然之子子文孫玄楚滅鄆以辛爲鄆大夫故號曰鄆公辛成然之爲政也貪賄無厭故平王殺之而復用辛及吳人之入楚也昭王出奔鄆辛之弟懷謀將弑王辛固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辛曰夫事君者不爲外內行不爲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讐下雪上爲弑上雪下爲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讐之爲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

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辛懼不免，乃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鄧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若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續成字之二子耶？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初，吳人入郢，楚人皆懼。吳之強，以爲遂滅楚也。旣而大夫皆爭宮，辛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將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未幾，吳師還，昭王復國卒。



如其言

聖楷曰：闕辛謂君而討臣，何讐之有？自是正論，卽以懷報父讐論之。奢以忠殺成然，以貪賄無厭殺奢。父子俱死，成然二子皆封，其怨毒之甚，懷固不得同于貞也。徒以昭王出奔，投焉思還，是不可戮乎？昭王曰：或禮于君，或禮于父，此蓋懲鞭墓之痛，而廢典刑也。吾亦不取。

申包胥

申包胥楚大夫。初，包胥與伍員友。員將奔吳，辭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爲之奈何？」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爲不忠；教子不報，則爲無親。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員求昭王，旣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包胥亾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乃如

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靈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國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裂裳裹膝立於庭墻而哭勺飲不入口七日七夜不絕其聲哀公素沉湎不恤國事聞其言大驚曰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爲賦誓衣之詩包胥九頓首而坐

秦乃出師包胥以秦師至楚大敗吳師昭王乃復國而賞始於申包胥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旣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

吳語曰越將伐吳楚申包胥聘於越越王問曰吳可伐耶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誓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

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

者吾子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  
至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  
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  
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又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  
始仁次之勇斷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  
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  
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乃召五大夫  
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

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狐矣。

鍾惺史懷曰。越王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于越。此吳楚夙世冤對。頭頭相值也。越王勾踐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對以智仁勇人。知包胥之借秦以救楚。不知其借越以滅吳。乃可以終其復楚之局。而快其讎吳之志也。古人不欺其君。寡友如此。

王孫由于

王孫由于爲楚大夫，昭王十年，吳師伐楚，戰于栢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由于余徐蘇而從。王遂奔隨。明年，昭王復入郢，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于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子西謝之初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與服以保路國  
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故由于云云  
聖楷曰通材古今所少但古人不誣所不知不羞  
所不能度德量力審而自許故其所就亦有可觀  
卽如人各有能有不能此語今人決不肯道便是  
今人不及古人處不必更問其所能矣

易甲

易甲楚人也。白公勝將弑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弑子之君，而使從我，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爲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

聖楷曰易甲見義甚晰赴義甚勇故不爲利諂不  
爲威屈然而捨生取義名心猶在若市南安僚則  
併不爲名動矣不爲名動忠義二字又何足以免  
之哉

屈廬

屈廬楚令尹屈建之後裔也。白公勝將弑楚惠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刳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聖楷曰：屈廬宗臣也，死難自與諸人不同，視其言

曰子殺叔父而求福于虜可乎大義凜然夫白公  
勝之殺子西總爲欲報父仇而恨其不伐鄭故積  
怨無所雪而激爲此變也其心豈嘗一日忘大義  
哉故每遇易甲諸人而輒退有足悲夫

王子啓

王子啓字子閻。楚昭王之弟也。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閻以爲王。子閻不可，刳之以刃。子閻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閻之願也。今子假威以累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子閻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王，不仁也；刳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

威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

聖楷曰○昭王病于城父○欲命公子啓爲王○五辭而後許○昭王既卒○子啓乃與子西○子期謀立越女之子○景是爲惠王○豈有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已立爲王乎○故于昭之卒也○頗高季札之讓于惠之出也○恥類楚圍之篡○若王子啓者○亦春秋時之佳公子矣○

習珍

習珍襄陽人。祖融有隱德。融子郁字文通。爲黃門侍  
郎。封襄陽龍公。族子禎字文祥。隨先主入蜀。爲雒  
令。進廣漢太守。禎風流善談論。名亞龐士元。而出馬  
季常右。珍丕振先緒。爲時名家。仕先主爲零陵北部  
都尉。加裨將軍。孫權襲殺關羽。珍與樊○冑○等○舉○兵○弗  
克。潘濬招降珍。曰。我必爲漢鬼。不爲吳臣。糧盡自裁。  
先主聞之。哀悼。追贈邵陵太守。子溫。仕至廣州刺史。  
溫子宇。爲執法郎。裔孫嘏。仕晉。爲臨湘令。山簡辟爲



工育

聖楷曰。國壯繆之死。其將士解體。俱隋呂蒙術中。  
賴有習珍一舉。差爲吐氣。若夫不受潘濬之招。寧  
爲漢鬼。豈非義勇之匹。休哉。嗟乎。蜀之亾也。惟北  
地王。誕與諸葛。膽鼓子以死節。著殺身成仁。故非  
易事。

廖化

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爲前將軍關羽至薄，羽敗，屬吳。思，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先主薨，爲丞相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漢侯，和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六

年芻遂亾

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達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微倖而決成敗于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聖楷曰姜維欲興軍大舉費禕輒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卒而後維率數萬人出石營出隴西出狄道俱無功而還至景耀五年再出侯和爲黃皓所嫉不敢復還成都六年而後主降於魏

然則禕慎其始化慮其終皆內持根本之論誠可  
爲翫衆黷旅者戒也若夫化之詐死赴蜀視芳仁  
輩不啻狗彘果烈之稱又何愧焉又按裴松之  
曰於時鍾會大衆旣造劍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  
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  
詭道倂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旣沒成都自潰維若  
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  
維不能奮節繇竹擁衛蜀土非其理也會欲盡坑  
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爲前驅若令魏將皆

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為○難○也○夫○功○成○理○外○  
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手○而○抑○謂○不○然○設○使○田○  
單○之○計○避○近○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此○論○姜○維○諸○  
會○事○極○快○故○附○見○之○

應余

應余字子正，荊州人。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安二十三年，爲魏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袞當擾攘之際，送窰得出，音卽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袞，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佞造爲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爲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

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衮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修祭，酸太祖聞之，嗟歎良久。下荊州復表，門閣賜穀千斛。衮後爲于禁司馬。

魏書曰：甘露三年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羆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衮，功曹應余，獨身捍衮，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使蒙伏節之報。

張悌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爲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亾，不憂其本也。况彼之事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係以慘重。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



爲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膏鬣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闇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劍利而秦

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於魏晉來伐吳皓使梯督沈瑩諸葛靚率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泊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流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梯曰吳之將亾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

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安○渡○江○可○用○夾○戰○  
方○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  
北○敵○敗○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  
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  
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手○遂○渡○江○戰○吳○軍○大○敗○  
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梯○梯○不○肯○去○靚○自○  
往○牽○之○謂○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  
自○取○死○梯○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  
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

謂諸葛亮常恐不得其在荆州時

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邪○覲○再○三○索○  
之○不○動○乃○流○淚○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爲○晉○兵○所○殺○  
干○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陽○太○  
守○沈○瑩○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  
喬○覲○欲○屠○之○悌○曰○疆○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  
降○不○祥○覲○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僞○降○  
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院○之○可○以○成○  
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

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  
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  
堅陣於是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  
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  
番又出其後大敗吳軍於版橋獲梯震瑩等  
聖楷曰按晉咸寧五年冬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  
琅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  
軍主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  
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

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是時吳事已不可爲矣即使仲謀復生大費支撐况一昏雲孫皓而可與辨此故爲吳計者渡江亦不渡江亦不殺降亦敗不殺降亦敗止求一片乾淨死地以報君父最爲上策而張悌獨能料蜀懷憂於十年之前從容就義於決戰之日豈非奇烈男子哉嘗怪陳壽不爲立傳抱慙良史而吳錄復以清論誣之安得是非之正乎諸葛靚字思理亦奇士也吳亡靚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爲琅邪王妃帝知靚

在妙簡因就見焉覩逃於厠帝又逼見之謂曰不  
謂今日復得相見覩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而復  
覩聖顏誠爲無恨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  
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周該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教叔父級爲安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嘗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爲盛聞與譙王尅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於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



丞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又闕承  
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爲又所執  
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

胡身之曰吳孫皓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天門羆充  
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門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  
射不至其上名天門因此名羆宋白曰澧州石門  
縣吳立天門羆隋罷羆爲石門縣 聖楷按充縣  
今慈利縣是也縣西南百八十里古松梁山狀如  
香爐有十六峯環列最高者爲天門空虛透徹上

賈山頂石門慈利舊俱屬武陵魏故宋白云云非以石門爲天門也石門縣自有石門山在縣西十五里兩巖壁立如門高二丈縣名因此

晉紀曰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會劉隗爲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帝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爲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認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獨寇謂杜陵之亂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卽戎苟未及

此難復。灰身亦無益也。至是敦遣從母弟魏。又帥  
甲二萬攻長沙。相持百餘日。甘卓聞王師敗績。停  
師不進。城遂沒。

周崎

周崎邵陵人也。爲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  
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爲魏乂偵人所執。乂責崎辭情。  
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  
空耳。又謂崎曰。汝爲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  
戴若思。甘卓。任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魏萬里。肅清。  
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僞許之。旣到城下。大  
呼曰。王敦軍敗於湖。甘安南已尅武昌。卽日分遣  
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乂於是數而殺

之

陳身之曰、此非潁川之邵陵、吳孫皓寶鼎元年、分  
零陵北部都尉立邵陵郡、聖楷按邵陵卽今寶  
慶邵陽縣、秦曰昭陵、漢曰昭陽、俱屬長沙、東漢始  
屬零陵、其後沿革不一、至宋理宗入承大統、卽位、  
寶慶紀元、乃升爲寶慶府、領縣二、治邵陽云、

易雄

易雄字興長沙瀏陽人也少爲縣吏自念卑淺無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右州里稍稱之仕郡爲主簿張哥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爲州主簿遷別駕後爲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旣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效罪惡宣募縣境

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  
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又李恒  
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方屈  
城陷爲又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  
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  
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卽戮得  
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  
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  
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

悅

聖楷按魏志云瀏陽縣西三里太湖山下有別駕  
祠以祀易雄邑人于八月十四日祭之又祀于鄉  
賢真可以妥忠魂矣然長沙虞輿植雄諸人皆忠  
踰白日義蓋秋天有守土之責者何不一倣例祀  
之猶勝乞霽于木居士也



虞悝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弟廉信，爲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爲己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爲治中、別駕。元帝爲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恥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悝爲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爲禍。今敦果爲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

卿兄弟南夏之翹僞而智勇遠聞古人累經卽戎况  
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同極之情忘忠義之  
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否懼望對曰王敦  
居分陝之任一旦搆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  
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步枉駕訪及懼兄弟並受國  
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與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  
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鄱州荒弊糧  
罷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  
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永以爲然乃命懼

爲長史望爲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姪夫也不順永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秣斬澹以狗四境及魏又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悝復爲人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悝襄陽太守望祭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聖楷按王敦初起兵遣參軍桓熊說譙王永請永爲軍司永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乃檄長沙虞悝爲

長史會懼遵毋喪永往弔之云云乃囚桓熊以懼  
弟虞望爲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  
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  
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  
州之內皆應永惟湘東太守鄭澐不從使虞望討  
斬之以徇四境又遣至簿鄧審至襄陽說甘卓永  
倉猝中舉事用得其人動操勝著亦何忝將帥才  
惜乎兵少糧乏救援不至徒使湘中之豪俊共爲  
王室之忠魂千載而下令人三歎

桓雄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魏譙王承爲湘州刺史，命爲  
至簿。王敦之逆，承爲敦將。魏又所執，佐吏奔散。雄與  
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爲僮，隨承向武昌。又  
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  
害之。

聖楷按：朱晦菴知潭州日，特立忠節廟，祀晉湘州  
刺史譙王承、宋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將官  
劉玠、兵官趙聿之。凡五人，皆死王事者，并象其叅。

也。今其廟久廢。佐侍左右立位。記其官職姓名。以風百凡。誠曠典。

韓階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慎。爲閩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爲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爲魏又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斂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畢。乃還。

聖楷按長沙城陷後。魏又檄送承。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中害之。是時桓雄韓階武延三人皆毀服爲僮。豎而椎獨以姿貌見憚。遂同遇害。嗟乎。

楚

寶

忠○亦○有○幸○不○幸○哉○



許欽寂

許欽寂紹之曾孫也。以恩嗣封萬歲通天元。契丹入寇詔爲隴山軍討擊副使戰崇州敗爲虜所擒方圍安東脅令說屬城未下者時安東都護裴玄珪在城中欽寂呼曰狂賊朝夕當滅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怒害之武后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謚曰忠子輔乾以父死難授左監門衛中候爲海東慰勞使迎柩還塋

聖楷曰按是年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漢都督

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九月丁巳，突厥寇涼州。唐兵俱不利，而許欽寂兄弟一死於契丹，一死於突厥，可謂凌煙之宵允符。霍虎之忠綱，目書欽明而不書欽寂，豈非疎漏耶？司馬溫公兩書之爲是。

許欽明

許欽明欽寂之弟也。以軍功擢左玉鈐衛將軍。安西  
大都護鹽山程公爲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會突厥  
默噶兵奄至，被執。賊與皆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  
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醬乎？有梁米乎？并乞糞一  
枝。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入。欽明欲選將鍊兵，乘  
夜襲賊也。而城中無寤者，遂見害。兄弟俱死。王事世  
名其忠。

考異曰：實錄云吐蕃寇涼州，都督許欽明爲賊所

殺按明年正月默啜寇靈州以欽明自隨又默啜  
將襲孫萬榮殺欽明以祭天實錄云吐蕃誤也  
韋述西京記曰許欽明與郝虞俊鄉黨親族兩家  
子弟類多醜陋而盛飾車馬以游里巷京洛爲之  
語曰衣裳好儀貌惡不姓許卽姓郝

李景威

李景威長陽人任高季興爲水軍都指揮宋建隆中  
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太祖命  
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景  
威曰兵尙權譎城外之約其可信乎安嚴兵以待之  
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耳安識成敗且中  
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聖宋受命眞  
至出耶因勸繼冲去斥候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爲然  
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扼

吮而死。延釗軍至，繼冲出迎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英鬪，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答之。

聖楷曰：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景威者，可謂卓烈奇男子矣。孫光憲豈真識成敗者哉！勸其至以隆寶爲一身謀，富貴耳，以視景威何啻霄壤。